

中国少数民族

三大英雄史诗论稿

安柯钦夫

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安柯钦夫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

三大英雄史诗论稿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中国少数民族
三大英雄史诗论稿**

安柯钦夫 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85,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7—80587—078—0 / I·68 定价: 3.50元

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它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它们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谱写了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发掘、整理、翻译、研究、出版，不但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而且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的瞩目，这不仅是少数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史诗和岩画被认为是人类童年的标本和古人类生活的形象画卷。它像一座神秘的艺术宫殿，“具有至今仍然不可超越的思想和形式的完全和谐的高度的美”，从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放射着壮丽辉煌的光芒。

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和世界各国史诗一样，产生于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的高度阶段向文明过渡时代，即民族开始形成时期，史称“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因为“征服大自然的最初胜利唤起了他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

并激发他们去创造英雄史诗”（高尔基）。史诗是人类“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恩格斯）。从神话到史诗这种文学体裁的演变，反映了人类从膜拜自然到改造自然这一历史进步的过程，“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展览馆”（黑格尔）。

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以激越悲壮的英雄主义基调、万难不屈的理想主义观念、奇光异彩的浪漫主义手法这三条主线，几乎囊括了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诸如把后来发展成为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等的学科熔为一炉，成为想像本民族历史以及审美体系在内的特殊知识总汇，涉及该民族政治制度、军事战争、婚姻家庭、丧葬祭典、饮食服饰、民俗风情等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编织进去古代地理、历史、医学、天文、历法、民谣、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它成为，“也就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的意识方式描写出来的一幅图画”（黑格尔）。

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格斯尔）、江格尔、玛纳斯都是人神合一的英雄，人民理想和愿望的化身。他们尽善尽美、品德高尚、机智勇敢、武艺超群；是英明的君主、骁勇的统帅、冲锋的战士、忠诚的丈夫；对部落披肝沥胆、对朋友忠贞不渝、对敌人刻骨仇恨、对生命视死如归。他们的神圣使命都是为了解除人间痛苦，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消灭一切妖魔鬼怪、驱逐仇敌。虽有受挫的苦恼，也有伤亡的痛苦，但更多的是胜利的喜悦、战斗的光荣，始终回旋着激越悲壮的英雄主义基调。它描写的崇高的悲剧，贯注的是非凡的英雄气概、表现的是真善美的英雄本色。这些英雄人物为部族利益而战、被视为最高的美德，战争的胜利成为该民族永远值得回忆的光荣，而创造这个光荣的勇士，便被当做民族英雄加以歌颂。正如格萨尔受白梵天王的派遣，降临人间，目的是为了“降服妖魔、救护生灵使善良的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生平始终把“抑强扶弱、镇压残暴”做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江格尔身上集中体现了蒙古族机智

勇敢、粗犷剽悍、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为了实现部落统一，消灭邪恶势力，保卫家乡安全，抵抗外来侵略，他身先士卒，率领十二名雄狮、三十五名虎将、八千名勇士和五百万奴隶，一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征服了七十五个可汗的领地，建立起奔巴这个人间天堂。同样，玛纳斯依靠他“青狼一样的胆量、雄狮一样的性格、巨龙一样的容颜、高山一样的体魄”，聚集阿克巴勒塔、巴卡依、加木额尔奇莱四十名勇士，逐步统一了柯尔克孜部落，联合其他部族击败了众多的敌手，给人民带来了安定富庶的生活。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光荣业绩，是柯尔克孜人多灾多难、饱经战乱与被奴役的苦难，以及英勇不屈、坚持抵抗的胜利赞歌。

理想主义这个崇高的思想，激励和鼓舞史诗中的英雄们去同社会的丑恶势力或毁灭性的自然力进行万难不屈、百折不挠的斗争，并且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同时，他们的理想主义总是和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义无反顾、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古代人类的乌托邦幻想，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但都有着积极意义，它可以使疲劳不堪的劳动者“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并且进而“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恩格斯），唤起他对民族和家乡的无限热爱。理想主义的光芒赋予英雄史诗以永恒的生命力，致使它千秋百代熠熠生辉。蒙古族《格斯尔》中的《先锋勇士复活之卷》堪称理想主义的篇章。它描述乘格斯尔远征搭救爱妃阿日勒高娃之际，沙赉河三汗入侵北方部落，扎萨将军率领七十二名先锋和三百名勇士进行抵抗，直到全部英勇捐躯、壮烈牺牲。格斯尔凯旋归来，看见故乡变成一片废墟，当即挥戈出征，征战多年终于将沙赉河三汗逐个消灭，然后在三位神姐帮助下回到天堂、向天父哭诉自己部将惨遭敌人全部杀害的经过，要求天父予以搭救。天父无奈，去祈求天王召集九重天王会议，并调来文献档案、

生死帐簿仔细查对，结果发现：由于掌管帐簿官吏的疏忽，竟使先锋勇士提前死了一百年。于是天王授予格斯尔一宝瓶仙山“生命之水”，他带回人间找到原来战场，洒向荒郊旷野的尸骨之上。先锋勇士们游荡的灵魂逐一回到躯体，个个揉着眼睛，似乎睡醒了似的死而复生，追随格斯尔继续为民除害，造福人类。在《玛纳斯》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卡勒玛克人暗中收买阔孜卡曼与阔尧确父子充当奸细，利用他们与玛纳斯的友谊，派他们暗害英雄。玛纳斯惨遭暗算，头被大斧击中、伤口如盆、血流如注，多亏具有神力的妻子卡妮凯赶到，施用神药，玛纳斯才得以保全生命。在艾什玛特的唱本中则说，玛纳斯喝了阔孜卡曼父子的毒酒身亡，由于在圣河中沐浴方得以死而复生。类似情节，无疑表明人民希望英雄百战不死、长生不老的美好理想。理想主义的典型境界莫过于江格尔奋战终生、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的奔巴地方：

盛夏永恒没有严冬，
富饶永恒没有贫穷，
二十五岁永恒没有衰容，
长生永恒没有死亡，
子孙永恒没有孤童，
幸福永恒没有灾情。

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图景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存在，它却赋予英雄史诗以无穷的魅力。

浪漫主义是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主要创作方法，它借助于奇特想像和神奇的夸张这一副坚强的翅膀，超越时空局限，在它的创作天地里自由翱翔。前面我曾提到史诗中的英雄都是人神结合体，天生就有奇功异能，上天入地、变幻隐形，马能说话、生翼飞腾，刀剑有情、遇敌琮鸣，呼风唤雨、法力无限，飞鸟相助、传递情报，射箭穿几座山峰，蹒跚能蹒死敌手几百人等等，

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而且非常娴熟，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畅快淋漓，唱尽说绝，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篇章。

英雄史诗中的恶魔形象，显然是社会丑恶势力与毁灭性自然力的综合代表，请看在《格萨尔王传》中是如何描绘它的：

再说在北亚尔康魔国，八山四口鬼地，擦惹木保平原，有一座九个尖顶魔宫。魔宫里住着一个恶魔名叫路赞。这个凶恶的路赞啊，他身体像山那样高大，长着九个脑袋。九个脑袋上面又长了十八个犄角。他手脚共有四九三十六个像铁钩一样的铁指甲。他面现怒容，身上到处是黑色毒蝎，腰上绕着九条黑色毒蛇。嘴里呼气，像爆发的火山烟雾；鼻孔出气，像刮起毒气狂风。他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坐在黑色毒云中间。……

这个丑陋、狰狞、可怕的怪物，便是英雄史诗中的反面角色。它骄横、贪婪、残忍、狂暴，仇视人类一切美好事物，发动战争，掠夺美女，制造事端，散布瘟疫，是史诗中英雄们终生与之战斗的凶恶对手。

《格斯尔》中有一段泪坛的描写，表现爱情的纯真与高尚，听之令人荡气回肠。它叙述美丽的若穆高娃被恶魔掳进魔窟，经受各种折磨，思念故乡，思念君主格斯尔，日夜不停地痛哭，眼泪不住地流淌，就像断线的珍珠，花丛的露珠，滴到黄金的羹匙中，倒进酒坛里储存。待到泪水装满酒坛，委托一位老年侍者背回故乡，奉献给格斯尔寄托忠贞的爱情，转达妻妃的问候，祝福“洒遍故乡的山川，开放五色的花簇，洒遍故乡的原野，澄清混浊的江湖。”这时格斯尔刚刚远征回来，看见故乡被恶魔洗劫一空，将帅阵亡，山河破碎，顿时昏阙过去。恰巧老人背着泪坛赶来，急忙将泪水一匙一匙地灌入格斯尔的喉咙。圣主饮罢夫人的泪水，瞬即苏醒，神清目锐，立志消灭恶魔，决心营救爱妃。这

种奇特的想象，这种巧妙的夸张，正是浪漫主义的精华。

《玛纳斯》里描写卡勒玛克人大举进犯塔拉斯时，主帅赛多依和诸勇士退下阵角的时刻，一百多岁的老将加木额尔齐披挂上阵，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场面令人经久难忘。特别是他见到背叛投敌的儿子时，就地拨起一根巨大的杨树，愤怒地把他处死。然后，挥舞着杨树冲进敌群横扫千军，一排排敌人倒在树下。在与敌酋交包塔依的激烈战斗中，他终因体力耗尽而倒在血泊之中。《格斯尔》里惩治叛徒朝通更是独出心裁，命战骥将他吞食三次，屙出三次。这种精心设计，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犹如异峰突起，具有巨大的震撼力。无疑，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从它的产生、发展、流传、演变到定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时代，跨越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掺杂了不尽合理的情节，前后矛盾的意识形态，历史事件的颠倒，时间概念混乱等等，为当代研究者带来许多困惑，致使某些将史诗中反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做历史编年史简单加以对照的人感到失望，还使有的人得出现代人“创作”史诗的错误结论。须知史诗是古代人回忆与想象他们古代先民的光荣事迹，而不是古代人现实生活的简单复述，它只是该民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曲折的影射和深层次的参照。所以在它走过的历史长河中必然留下宗教的印记，时代的特征，民族的审美意识，演唱家的风格。无须怀疑，三大英雄史诗的基本框架（或者称做原始雏型）当是在各该民族历史的英雄时代所产生，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由一代一代传播者加以充实和创造的结果，这是人民群众对历史集体思维，综合加工，提炼概括的产物，其中不免渗透着他们各自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评价和感受，所以史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亚里士多德），被誉为民族之魂。

纵观世界著名史诗，诸如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巴比伦史诗以及芬兰史诗《格里瓦拉》等，都经历了先是在民间口头流传，后来经过文学家整理加工，最后定型出版的过程。我们的三大英雄史诗大致也是走的这条路子，所不同的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的路程还没有到达终点，当今依然活在民间，继续成长着，这是举世罕见的现象，所以显得异常珍贵。德国波恩大学海希西教授惊奇地感叹道：“我到很多国家做过考察，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你们（指中国）那样有那么多演唱史诗的艺人！”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各民族史诗发展与传播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民间演唱艺人表示由衷的敬佩，正是由于他们的天才和勤奋，对史诗起到了承前启后，传宗接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尊敬他们，研究他们，介绍他们，因为他们是盛开在民族土壤上的异芳奇葩，又是活的艺术“辞海”、“文库”。

这部《英雄史诗论稿》是研究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专著，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精辟之作，但也不乏见解独到、视角不同、各有千秋的论著，既有对史诗的宏观研究，也有就某个专题的深入剖析，无疑对正确理解英雄史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尊重撰稿人的见解，文章中的论点未求强行统一，均属一家之言，如有疑义，欢迎研讨。

安柯钦夫

1988年12月10日

目 录

(1)	序.....安柯钦夫
(1)	· 蒙藏英雄史诗
	《格萨尔》研究·
(3)	格萨尔王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佟锦华
(31)	《格萨尔王传》的神灵系统.....丹珠昂奔
(51)	蒙藏《格斯尔》的比较乌力吉
(79)	格斯尔之谜与宗教关系考.....安柯钦夫
(86)	一部新发现的蒙古文《格斯尔》白玉柱
(98)	《格萨尔》和当代藏族文学耿予方
(113)	· 蒙古族英雄史诗
	《江格尔》研究·
(115)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概论.....云 峰
(129)	《江格尔》的诗歌格律贺希格陶克陶
(152)	英雄史诗与蒙古族音乐刘桂英

(165)	·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
	《玛纳斯》研究 ·
(167)	关于《玛纳斯》的产生年代问题 ……胡振华
(180)	卡尼凯，一个命运多蹇的妇女形象 ……刘发俊
(193)	《玛纳斯》的悲剧色彩 ……………郎樱
(209)	《玛纳斯》艺术特色初探……………尚锡静
	· 资 料 ·
(222)	三大英雄史诗在国外 ……………巴图宝音

蒙藏英雄

史诗《格萨尔》研究

格萨尔王与历史 人物的关系

——格萨尔王艺术形象的形成

佟锦华

一、问题的提出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其丰富的内容、高超的艺术技巧、宏伟的规模结构和浩繁的篇幅卷帙，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赏，引起众多学者的瞩目和兴趣，纷纷加以介绍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表了各种见解，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格萨尔王传》中的主人公格萨尔王与历史人物的关系，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说法有下列数种。

有人说，格萨尔王就是十二世纪时期蒙古族的首领成吉思汗；有人说，是汉族三国时期的关云长；有人说，是宋朝初期，在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立国的唃廝罗；又有人说，是四川邓柯、

德格一带林葱土司的某代祖先，名字也叫格萨尔；还有人说，是吐蕃时期的赤松德赞王或松赞干布王；甚至有人说，是古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等等。在提出上述各种论点的同时，大家还围绕各自的观点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毫无疑问，这对格萨尔王艺术形象的理解和研究都是有益的。本文打算沿着这条线索，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二、地理位置的考查

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有影响的一国之主的国王或首领等英雄人物，他们必然要有一块活动的地盘或立国的根据地。否则，他们便只能成为“空中的天国”或“地下的龙界”，成为虚无飘渺的国度。那么，《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王的立国之地到底在哪里呢？它和藏族历史上的哪些邦国的版图有关系？这些关系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从《格萨尔王传》本身来看看格萨尔王的建国根据地究竟在哪里。

在《格萨尔王传》的第一部《天岭卜筮》中，当写到莲花生大师要为神子（即未来的格萨尔王）在人间找一处合适的降生之地时，他查看了人间各处，最后选好了地点说道：“……下部的多康六岗之中的上岭色哇八亲族、中岭的文布六部落、下岭木姜四地区，玛洋牛场，岭地通哇滚门等地，是多康的中心，是吉祥太阳高照的地方，……”^①。在《门岭大战》之部里，当大白梵天神向格萨尔王授记时唱道：“这地方你若是不知道，这是东方的多康地。……”^②。

在这两部书里，都说明格萨尔所降生的人间国土——岭国在整个藏族地区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在藏族地区的下部或东部的多康境内。大家知道，藏族古代把整个藏族地区从大范围内划

分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如”和“下部多康六岗”等三大区域。从方向看是由西向东，从地势看是由高而低，最下方、最东部是多康地区，其中的“多”，是指“安多”，即现在的甘肃、青海和四川甘孜州北部的藏族地区；“康”，则指现在的四川、云南和西藏的昌都一带等藏族地区。对于多康六岗的解释，《天岭卜筮》中清楚地说道：“……，所说下部六岗地，乃是玛杂、色保和擦佳，还有欧达、玛康和木雅。”^③但是，对多康六岗的名称，各种藏文书籍中，说法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包含的大范围却是一致的，即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昌都一带等藏族地区。对“六岗”解说的不同，就在同一《天岭卜筮》中也反映出来。如在第94页列举了上列“六岗”之后，紧接着在同页又冒出一个“色莫岗”来。书中说：“……在藏区九洲的地方，是可以教化的神族和人类等百姓的居地。在直曲（金沙江）、杂曲（澜沧江）之间的色莫岗境内，在吉祥通门地方，是不变大地的中心，是藏区幸福安乐的象征，……前面有座孟兰白石峰，那里便是通门岭。”^④如上所述，色莫岗不包括在《天岭卜筮》所列六岗之中。但是，别的书中却有它。它的地理位置，按《天岭卜筮》讲是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即在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境内。但在别的书中却说它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的上流，约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邓柯、石渠一带。一说在金沙江以西，一说在金沙江之东，二者是有差异的。这里，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种差异，而高兴地进一步知道了格萨尔王的岭国在下部六岗中更具体的地理位置就是色莫岗。

但是，在《格萨尔王传》的其他一些说部中，则说是在玛康岗。如在《姜岭大战》中说：“在玛康花花岭国地，……”^⑤，在《松岭大战》中，松巴国王对臣属们说：“在这里集会的大臣们听着：你们之中谁能够答应，前往玛康花岭国，去向超同报仇冤，如有能者快回答；”^⑥，在《取阿里金库》（或译《阿里金